

汤泉行记

□王慧琪

从家门口倒两部公交,约摸一个多钟头便到了几十里外的汤泉镇。这里最出名的是温泉,说梁武帝、朱元璋这些大人物当年都曾来这儿泡过澡。这自然就成了最大的卖点。再加上这里还有山有水,一路上尽是苗圃花木,精明过人的开发商早些年便瞄上了此处,七七八八的私家别墅已盖起了不少。

而这个镇原本并不热闹,洗温泉在当地百姓的眼里也就是顿家常便饭。有好几处被称作“野泉”的池子,干完了农活把衣服脱了只管进去泡就是,没人会找你收取分文。我在这

镇上小住了两天,看到那些洗了温泉出来的老老少少,一概的热气腾腾,红光满面。见一老太立在路边,用一把缺齿的木梳子梳她头上还滴着水的已然不多的白发,一会又从装湿毛巾的塑料袋里拿出瓶什么膏来,抠出一些往脸上去,仔仔细细的神态,像是在涂抹一张十八岁的脸。而差不多年纪的老头就简单多了,敞开怀的衣服扣扣好,额头上的汗珠用手甩甩,便往不远处老街上的一家面馆晃去。

这面馆是泡完澡的老头们最爱光顾的地方。老板娘的手擀面那叫一绝。还有咬劲十足的水饺,也都是她手工包的。从揉面捏面,再搓成条子,揪成剂

子,压扁,擀面皮,泡完澡的老头在一旁也都百看不厌。那馅也和得好,当令的荠菜和韭菜弄一块,肉也舍得放。来一碗,三三两五个,饺子汤里撒一撮碧绿的蒜花,连汤带水一起下了肚。

老板娘老是老了点,六十出了头,她接这个铺子已近三十年。老头是前几年从厂子退休后才来给她当手下的,揉面啥的也都行,只是动作没老婆利索。说这家馆子最早是他父亲手开开的,那时还没解放哩。1964年父亲生病死了,那会儿他在干别的事,直到八十年代才由过门后的媳妇把这老店的牌子重新捡起来。按理说,忙到这会老两口可以不忙了,但街

坊邻居的几十年吃惯了这一口,见天总要过来;儿子虽说年前也结了婚,在南京城里找了份事干,但不久孙子一出来,总要用钱的,趁着都还干得动,忙两个留给孙子。

“不过好景不长了,恐怕就在年内,这条老街已规划要拆,包括前面那处不收钱的浴室,说是要建明清式的建筑。”在他们忙活的空当,老头不无落寞地对我说道。再望望那些个泡了澡又让美食饱了腹的老人们,属于他们的这些简单之极的惬意,或许很快便会从他们的生活里消失。而重建的那些对他们又有多少切实的意义呢?我竟也生了几分若有所失的怅然。

微观



藕茎菜

翁俊安

江南的城乡,立夏一过,不管是酒店还是百姓家,藕茎菜最为常见。藕茎菜,藕的嫩苗,老家俗称藕心菜,夏季里一道天然水生菜。鹅绒黄浅色藕茎菜是极品,嫩、纯、脆、香、甘、爽,怎么形容都不过分。

种藕顶芽被藕衣片包着,在水底有机淤泥中萌芽后抽出白嫩细长的茎,还没成形为藕状,也是最嫩的藕茎。它没有分节,生长极快,不过十来天光景,就萌芽成尺长、细如手指的藕茎。每一根藕茎的顶端,都有一枚花骨朵状的装饰物,老人家称它为藕簪。萌芽不久的藕茎白嫩新鲜水灵,生命伊始,它有两个选择:成为有节有眼的莲藕;或成为人们餐桌上的一道纯天然美味。藕茎菜,就是后者。

软猬甲

黄艳梅

前段时间遇到了我的高中同学大鸣,他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区里。大鸣在私企工作,妻子漂亮,儿子聪明,最近还买了新房,很是幸福。但他却说自己婚姻表面光鲜,其实并不如意。当他得知我至今还是个大龄剩女时,聊的话题更是越来越暧昧了。常常给我发微信,邀我出去玩,或是去唱歌,或是去喝咖啡,我一再找各种理由拒绝。

那天表姐来我家玩,我向表姐大倒苦水。表姐告诉我:“对付这样不怀好意的渣男,你要穿上软猬甲。”接着,表姐对我面授机宜。表姐的话让我醍醐灌顶,再接到大鸣邀我出去的留言,我说:“我们出去玩也未尝不可,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”大鸣连说没问题。我便开口向他借十万元钱,说我想买辆车。大鸣说话倒是爽快:“没问题,我这两天就把钱准备好。”但从此,他就人间蒸发了。

中国笠

卢俊俊

前几天乡友送我一顶典雅古朴的竹编笠,并打趣说:“种豆南山下,斗笠避毒日。”我退休后在南京居住,闲来无事,就在市郊外方山下租了点闲散地种菜,权当休闲娱乐。而南京阴雨多、日头毒辣,乡友赠笠,正适于我用。

中国斗笠,历史悠久,文化底蕴深厚。虽属小小编制物,却托举起一片灿烂的天空。我乘坐地铁穿过喧嚣浮躁的都市,戴上乡友送的笠,踏上通往菜地的人行道,不由得就想起一首诗:戴上这顶斗笠,便把故乡戴在头顶,走到哪里,都能听到来自故乡的声音,走到哪里,都能闻到来自故乡的温暖,走到哪里,都能闻到故乡的芬芳……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@126.com

青石街
NEW SUPPLEMENT
244号



《1小时09秒》黑白木刻 金洪钢

针线匾

□田秀明

前些时候,带着儿子回了一趟老家,儿子衣服上的一颗纽扣松松垮垮快要掉下来了,母亲见状,翻出了针线匾。母亲年岁大了,眼睛花得穿不了针线,一旁的儿子抢过去把线穿进了针鼻子里,母亲摸索索一针一线缝好了纽扣。

母亲的针线匾,方方正正的,长宽各约三十厘米,深约十厘米,里面装着剪刀、顶针、锥子、镊子、木尺等小工具,还有各种颜色的线卷和各种型号的针,以及一些碎布头。针线匾是柳条编成的,原先应该是刷了桐油的,略显朱红色。

针线匾陪伴了母亲大半辈子。儿时的记忆里,不知道有多少个夜晚,我从睡梦中醒来,看到母亲在昏黄的油灯下,倚靠在床头,旁边放着针线匾,一针一线地纳着鞋底。我不知道一只鞋底要纳多少回针,只看到母亲不知疲倦地重复着同一个动作,那“吱吱”的抽线声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深处。

一把艾草

□胥荣良

早晨,看到朋友圈有人发艾草图片,我情不自禁地就想起了当年的邻居。

2005年8月,女儿将要读一年级,为了靠近她的学校,我们搬了家。新家对门也住着一家三口,男主人和孩子都是上班族,女主人是一位退休教师。因为两家人并不熟悉,所以大家见面时最多也就微笑着打个招呼,便再无过多交集。

2006年端午节前的一天,我下班回家时,发现门旁竖着一把艾草,我知道,肯定是楼道里好心的邻居特意放到我家门口的。闻着这艾草的浓香,我心里只觉得美美的,工作一天的疲惫早已烟消云散。

接下来的几年,每到端午时节,我家门旁总会有人帮着放把艾草。说实话,我真不知道,究竟是哪位好心的邻居一

圈子不同,别硬融

□佟菲

我用成功学书籍教我的社交技巧和海外归来、自主创业的“优质男”交流,想融入他们的圈子,可一来二去之后,“优质男”把我果断拉黑了。

看完热播剧《欢乐颂》中的一段情节,我明白了“优质男”把我拉黑的原因。《欢乐颂》中的四个主角,安迪、奇点、曲筱绡、赵启平一起打牌,安迪说奇点是麦克白夫人,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《麦克白》中的人物,安迪意指奇点跟麦克白夫人一样,是帮凶。打牌的四个人中,奇点和赵启平都颇有文学素养,心领神会安迪的意思,但曲筱绡却缺乏文学素养,不明白安迪说的麦克白夫人是什么,她按照字面意思理解,就是安迪把男性奇点比喻成“夫人”。于是毫无涵养地开了句玩笑。曲筱绡跟赵启平是恋人关系,赵启平为曲筱绡这一句话跟她闹分手,认为她和自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。看似赵启平在小题大做,其实不然,从谈吐举止可以看出两个人兴趣爱好不同、人生追求的不同。古语有云:“志不同,不相以为谋。”在现代社会的很多经历也教育我们:圈子不同,别硬融。

我有一次参加同学聚会,

一不留神坐到了了一桌聚满了“富太太”的饭桌上。有位“富太太”摆弄着她的皮包说:“我老公刚给我买的,3万块,好看吗?”我大跌眼镜,忍不住把真心话脱口而出:“3万块买个包?我的天呐!3万块买个什么不好啊?300块也可以买个包,跟你那个长得也差不多嘛!”我话音刚落,一桌子“富太太”用匪夷所思的眼光打量着我,那桌人因为我的加入,由你一言我一语转入了各自埋头苦吃的沉寂。

为了表示歉意,我邀请那位富太太参加我的姐妹淘聚会。我们一直谈论着哪家菜市场性价比最高、哪个牌子的眼影又便宜又不脱妆、哪个店家卖的高仿奢侈品最仿真……“富太太”全程冷脸、一言不发,后借故告辞,从此和我再无联系。

想融入一个更好的圈子,靠成功学教的社交技巧、撩汉或撩妹神功是没有用的。若你想加入富豪圈,你起码得赚“第一桶金”;若你想进入文学青年圈,得保证自己有一定的文学素养;若你想进入“屌丝圈”,你自己要并非“白富美”、“高富帅”,而是把买房、买车、在城市扎根视为至高奋斗目标,你也要像“屌丝”一枚。物以类聚,人以群分,想融入圈子,先从打造自己开始吧!